

从杨善洲家门前走过

◆范波

2021年秋,我从杨善洲家门前走过。这个修建在斜坡上的农家小院,位于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这里是滇西,古代的边关重镇,流传着许多动人的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秋日暖阳下,杨善洲家门前的烤烟已经采摘,还有等待采收的玉米带着少许绿色布满原野,清风中有蓝天白云掠过。我走进小院,仿佛走进了滇东北老家我祖父母乡村的老屋。堂屋里只有一个火塘和一张吃饭的竹桌子,两旁厢房里有简单的木床,天花板用竹篱笆搭成。灶房里的土灶黢黑,碗筷放在墙上的简易竹笼里,铁锅铝壶,一切都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农家生活的原色,与别的农舍毫无二致。

一天前,我去了不远处的大亮山。就是这农家小院走出去的老人退休后用了22年的时间,带领村民把5.6万亩荒山变成了林海的大亮山。我在山上看到了他当年进山住的窝棚,用木棍作柱梁支撑,用篱笆作为墙壁,山风吹来,寒冷透骨。后来他住上用油毛毡搭盖的第二代改善住房,雾气缭绕中,寒湿依然沁骨。大亮山中,他最后住的最豪华的房子是用薄木板作墙,以青瓦盖顶的工棚,那是用他栽种的树林里伐下来的木材作材料搭建起来的房子。为了种树,杨善洲像乞丐一样到乡集街道上捡拾果核作树苗种子;为了种树,杨善洲22年住在山上的棚子里。昨晚我坐在工棚里的火塘边,前胸烤得滚烫,后背脊却依然发冷。我思索为什么这位老人本来可以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安度晚年,却选择了在这四面八荒的山中度过

22年种树岁月。

据说,杨善洲上大亮山植树前,姚关镇人婚丧嫁娶的礼金是以桶为计量单位的水。荒山秃岭,涵养不了水分,人类生存所需的水已经流失殆尽。把大亮山变绿,让水流淌润泽苍生成为杨善洲卸任保山地委书记后对家乡百姓最大的心愿。这位滇西农民的儿子保持农民的本色,肩扛锄头走上了荒山,把5.6万亩荒山变成青山,最后把经营管理权献给了国家。

杨善洲已于2010年10月10日离去,人们说那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日子,就像他的人生完美无缺。他离去的那一年,云南大旱、滇西大旱,但施甸坝子、大亮山周边的村村寨寨,村民们的水龙头依然流淌着汩汩清流,大柳水村变成了大流水村,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

从杨善洲家门前走过,杨善洲家小院里果木青青,居住在家里的是杨善洲的大女儿杨会菊与她的儿子。杨会菊的儿子早年随杨善洲上山植树,因为造林运输树种油费超支,被杨善洲罚款300元,干了两年苦活没挣到林场一分钱。我问杨会菊,儿子被父亲罚款委屈不委屈?杨会菊说没有什么委屈?公家的事该咋样就咋样。杨会菊今年已经70岁,我问她还下地干农活吗?她说天天都下地,重活干不了,但还可以帮儿子掰玉米,捡拾烟叶。说起父亲杨善洲,杨会菊说并不知道自己父亲是主政一方的地委书记,手上有多大的权力,有多了不起。自己从小就与母亲下地干活,与村子里的村民一样,靠种庄稼为生。与别家不同的是父亲长年不在家,

没能给家里帮什么忙,苦活、重活都靠母亲一人承担。祖母、母亲和自家三姐妹没享受过父亲的权力带来的好处,父亲回家时也没有把物资和钱带回来。对于父亲把家人“农转非”的申请压在抽屉一直没办理的事,杨会菊也没什么印象,仿佛那是别人的事。杨会菊的儿子现在是一名村支书,这个言语不多的汉子带领全村人默默地种烤烟、栽玉米,走进人海里,就是一个与地为生的人。犹如他的外祖父,身是官员,形是百姓,心系众人,勤劳、善良、质朴,就是邻家一个平凡的人。

从杨善洲家门前走过,老人的家中家徒四壁,甚至没有一幅可以彰显身份的照片。他的照片大多在大亮山上,是人们在不经意中保存下来的。他的照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扛着锄头准备上山种树的形象,这张照片上的形象让他出现在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不忘初心”方阵彩车上,与焦裕禄、孔繁森等各个不同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站立在一起,是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丰碑。

从杨善洲家门前走过,我看到平凡的滇西农舍孕育出的不凡人生。我看到杨善洲家徒四壁,却又富有四海,他住在高高的山坡上,他拥有高过山顶的精神高地。他种下大树成为林海,他自己就是一棵大树,但余荫不为庇护一己私利的儿孙,而是天下人的儿孙。从大亮山流出的清泉,不为绕自家房前屋后,而为润泽苍生百姓。他是滇西农民的儿子,他是云岭大地的楷模,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共产党员。

又是一年桂花飘香的季节,云淡风轻,沐浴着慵懒的秋阳,一路驱车驶向大山深处的良姜村为大舅祝寿。汽车在二级公路上飞驰,碧绿如锦缎般的金沙江,在身后渐行渐远。黄龙溪流水淙淙,一路欢歌奔入眼底。

1个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大舅家,村子里几十户人家红砖碧瓦,错落有致地掩映在翠竹与绿树之间,周围层层叠叠的群山环绕起伏,袅袅炊烟是人们居住的气息。密密丛丛的毛竹,婀娜多姿;高大挺拔的云松,直插云霄;竹架上挂满了长长圆圆的南瓜;菜地里碧绿的莴笋牵牵连连;芭蕉芋歪歪扭扭地匍匐在土里;田里堆满了整齐的草垛,今年的水稻已经收割完毕。山脚下是两条笔直的高速公路,连接着四川省乐山市,为大山里的农产品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便捷通道。

一群孩子正在追逐嬉闹,几位厨师忙得不亦乐乎。大舅家的房屋是一幢红砖碧瓦三层小洋楼,几个竹篾编制的箩筐里装满了金灿灿的稻谷,地上晾晒着玉米,墙壁上挂满了一串串火红的辣椒,预示着丰收年,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

大舅今年80岁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大舅一生共有3个儿女,两个女儿早已嫁人,儿子和儿媳长年在外地打工,孙女正在读大学,孙子已上高中,家里10多亩田地全靠他和舅娘勤劳耕作。大舅和舅娘满脸的喜悦,因为儿子和儿媳每年能挣回10万元的收入,老两口一年也能收获上千公斤的粮食,儿子买了一辆越野车,一家早已脱贫,步入了小康生活。大舅说这都是党的政策好,才有了他们现在这样幸福美好的生活,大舅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家村里比比皆是。

良姜村曾经属于绥江县二半山区,偏僻贫穷落后,仅有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通

大山深处的人家

◆赵成彬

往县城,那时的通信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每逢赶集,乡亲们半夜就起来背着土特产,打着手电筒赶路,天亮了才到县城,土特产由于长时间的颠簸碰撞,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费尽了心力最终也没有卖到好价钱。如今,泥泞的土路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的二级公路,曾经半夜起来赶集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良姜村已经脱贫出列,不少农户已过上了小康生活,随着高速公路修通,为良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柿子飘香,美丽富饶,正在崛起的乡村。此时,夕阳斜照在大山深处的人家,那鳞次栉比的红砖碧瓦,显得格外亮丽辉煌!

送秋(外四首)

◆南岸

风冷了 请等一等
我得把稻子收好
把月光和心跳藏一藏

大雁已经排成人字
我得把欢喜和彩云
安放好 等明年

好了 我得向你招招手
拐弯的地方
你须要注意冬的纠缠

得怀揣你暖昧的容颜
避开尘埃 屈辱 谩骂
静静地暂时安睡

尘埃变幻天空莫测
须等冬去春来 夏离去

坦白

这个多难的词 比身体要疼
我只向春天展露花朵
夏天里 展示蝉鸣和闪电
我向夜色展示月光

飞翔的天空幽玄蔚蓝 向你
展示挺立的影子
我只向深秋 展示金色稻子
一尾游弋的鱼的眼睛

我把冬天和冰凌埋藏起来
梦呓与惊恐 畏惧里的心跳
悬吊于无人之处
只把尘世挂进斑斓的镜框

霜降

鸟的翅膀低了一些
风薄 云淡 水有点寒
工地是抹不掉的疲惫
节气交织叹息

还是一如既往地累
酬劳漂浮于朦胧的镜面
包工头无影无踪
清幽幽的冷 一缕一缕
透过焦虑与畏缩
故乡的阳光照不过来

还是一如既往地流汗
燕叫和家里的一样
夜会一丝一丝地接近身体
松弛 梦和欢喜也会
简陋的地铺真好

黎明还会在月色后抵达
沉重 疼 无尽愁容
包工头或许也会回来
解冻凝结的寒
唯有霜降越来越远

我所呈现的秋天

最后的 萧瑟的 即将落幕的
她的手指悠长而玄密
阳光开始变得单薄 萎靡 凉
花开的声音越来越少
一只蝴蝶是清冷的 一个人
孤寂 低矮 看不清天空的蓝
昨夜的月色 正午的欢喜
一队大雁开始筹备行程

深绿不再 玉米不再 稻子
一丘一丘地离开水和鱼儿
青石板的路面 留守的男孩
打着点滴 噙着嘴 挺住疼痛
爷爷那么老 举起吊瓶的竹竿
风凉 小狗不叫 小草
一点一点摇摇晃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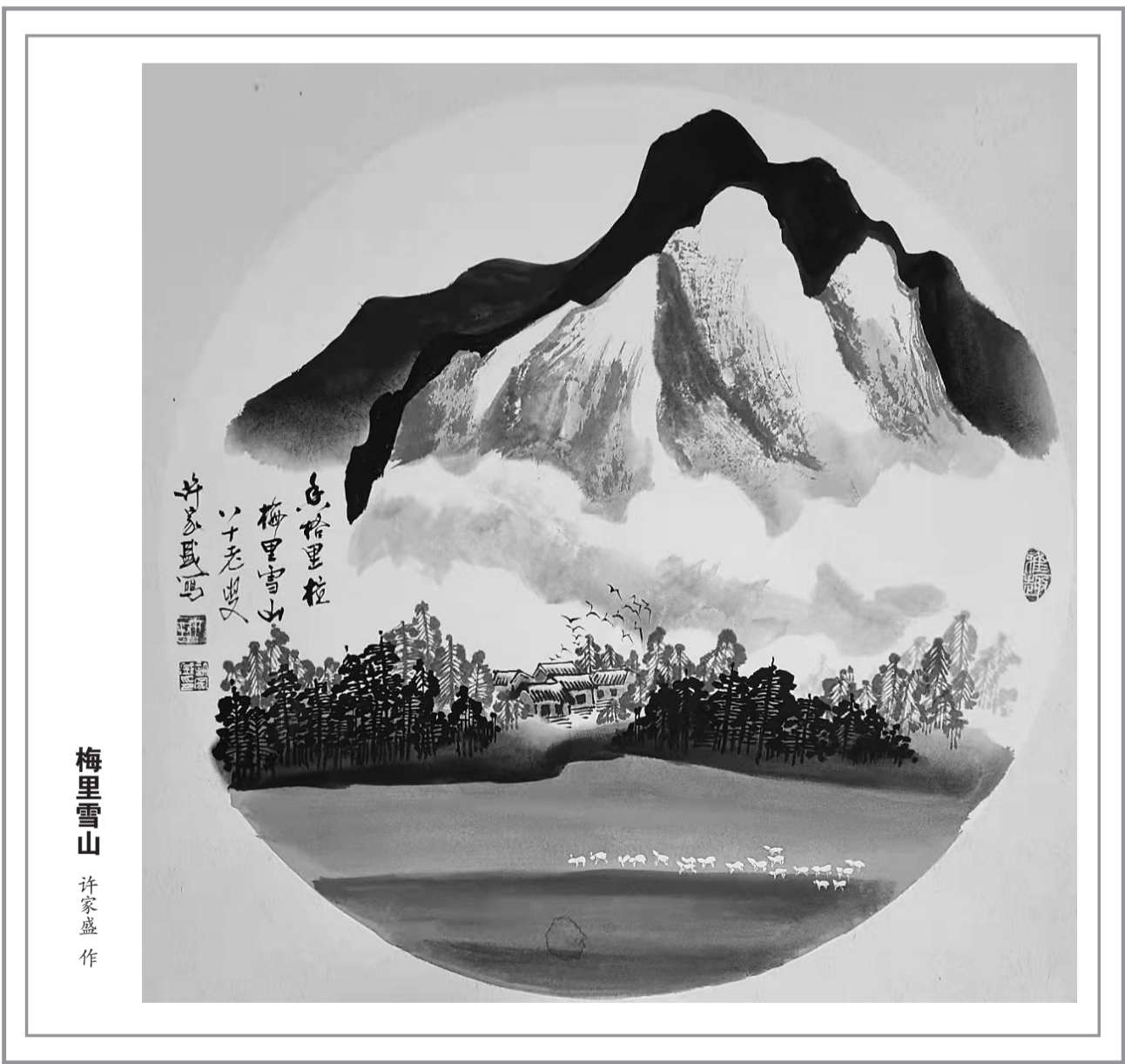
我所呈现的秋天迷离匆忙
焦躁 急迫 携带几缕白雾
霜花越来越远
小男孩的眼睛一眨一眨
没有哭诉 溺爱 母亲的手指
她的抚摸在遥远之处
爷爷举起的吊瓶 液体携带凉
一点一滴 滴进身体

在故乡

昭鲁河边 我仰视阳光
一只麻雀飞过去
我向十粒沙子倾诉
食指细长 无名指委屈
我向我的身体敬礼
摇晃晃晃的影子
寡白 暖昧 无声无息

我向遥远的群山致歉
下午的时光 文字远去
青春远去 流水远去
母亲的盖头依旧还在晃
一生的劳顿
欢欣的清贫
我向时间和蚂蚁鼓掌

昭鲁河是母亲的河
潺潺地响 潺潺地动荡
我是故乡甩不掉的云
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轻轻地轻轻地



梅里雪山
许家盛作

浇水

◆易永芬

那一年的五月,骄阳如火。天空像炉火般炙烤着硬生的大地,几百公里土地上挤不出一丝风,看不到一片云。

门前的水渠里很久都没淌过水了,渠底晒起了一层裂缝。地里的玉米快要出穗了,穗头夹在几片卷起来的叶子中间,挣扎着,怎么都出不来,而挨着地的叶子早已晒得枯黄。

男人们出门了,女人们坐在叶子早已被晒蔫巴的大树下,边拉着家常边做着针线。快到晌午的时候,村里的队长骑一辆自行车过来,说了一句话就走了。做针线的女人们立马就沸腾起来:她们立刻放下手中的针线,高兴地跑回家,拿起铁锹就往地里跑。最高兴的还是母亲,家里5亩地的玉米早已晒得长不起来了,这次的水就是救玉米命的水啊!

母亲要到与邻村交界处把水引过来,哥哥要在地头堵个坝等着水来,去一

个最重要的坝口守水就成了我和妹妹的责任。我带着5岁的妹妹,拿着铁锹,从路边砍了一些树枝压在渠底,再用泥土老早就把土坝筑了起来。坝筑好后,我们就在渠边等着,盼着水流下来。我们等啊,盼啊,从晌午等到黄昏,再从黄昏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妹妹玩累了饿得大哭,但干瘪的渠里仍然没有一丝水的迹象。

月亮已经慢慢升起来了,去引水的母亲也一直还没有回来。我们又饿又怕,各种形状的树影都开始在风里招摇。但我不能让妹妹知道我的害怕,那样她会哭得更厉害。

们拼了命地守着坝口不给放水,他们也拼了命地想拉开她们把水引下来。所有的道理,什么规定在此刻都是苍白无力。

听说后来还是在车站站长的调节下,水终于被引到了我们这边,但被耽误了的几个小时却还是不肯给补回来。

母亲终于回来了,带着引下来的在月光映照下如银子般闪闪发光的水。我想,我们家的玉米终于有救了。

水很快就流到我家玉米地所在的那条渠里,但浇水还得按照每块地的前后顺序依次浇下去,所以我们一直得等着地在前面的人先让玉米喝饱。母亲生怕错过一滴水,就一直跟着水走,水流到哪家地里就跟到哪家地里。妹妹已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希望渠里的水能够流淌得更快些,这样就能很快轮到我家的玉米了。

月亮渐渐地偏西了,周围只有“哗哗”的流水声和青蛙的叫声,渠里的水还真如我所愿流得更快更大了。水声越来越大,越听越明显,突然间我听到什么东西塌下去的声音。借着月光,我看到原来筑好的土坝已被大水冲走,所有的水都向下流去,连流向我们家的那股水都退回来流向下游了……

我慌慌张张地铲土想重新把坝筑起,但填下去的土很快又被水冲走,填多少土下去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不得不自己跳到渠里站着用腿挡着铁锹才勉强堵过去一些水。但是,水刚刚流到我家地里,时间就到了。水被另外一个村的人劫走了,我家的玉米地里没有流进过一滴水。

那晚,我记得母亲回家时脸上毫无表情;那晚,我的梦里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雨……